

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金太阳丛书

JINTAIYANG CONGSHU



问女何所思

WEN NÜ HE SUO SI

王小鹰

WANG XIAO YING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太阳丛书

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问女何所思

WEN NÜ HE SUO SI

王小鹰

JINTAIYANG CONGSHU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I287.4

1445

R3P05/04

B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女何所思/王小鹰著. —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8. 12

(金太阳丛书)

ISBN 7-5376-1831-3

I. 问… II. 王…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739 号

选题策划: 张杏坦

主 编: 陈建功

责任编辑: 张杏坦

装帧设计: 宁成春

插 画: 孔昭平

*

金太阳丛书

问女何所思

王小鹰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毫米 1/32

5.5 印张 11 万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1.60 元

ISBN 7-5376-1831-3/I·7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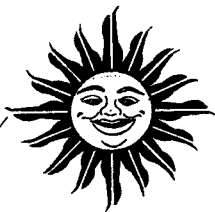


王小鹰，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
全委会委员，上海作协理事。主要著作
有长篇《你为谁辩护》、《我们曾经相
爱》、《丹青引》等，中短篇集《路风光》、
《相思鸟》、《意外死亡》等。

生活是蜿蜒在山中的小径，
坎坷不平。在生活的道路上，要哭
就哭，要笑就笑，只是别忘了赶路。

王小鹰

96.10.15



序



严文井

太阳是一只每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

鸟儿的翅膀呢？我怎么看不见它的翅膀？——童年时代的我曾经这样发问。

老人说，它远啊。你看远远的那鸟儿，你看得见它的翅膀吗？

它可不像鸟儿在飞！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待着呢！——我还是不明白。

老人说，它远啊。它怎么没飞！它一天就从天东头飞到了天西头，哪只鸟儿能这么飞！

它到哪儿去喝水？到哪儿去睡觉？——我望着老人坏坏地笑。

老人说，它飞了一天了，就到一个叫汤谷的地方歇着去了；飞了一天了，身子也脏了，就到一个叫咸池的地方洗澡去了。晚上，它又到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上睡觉去了——那树叫扶桑。第二天，它就从扶桑树上飞起来。它要飞起来的时





候，翅膀就发出光来了。先染红了天边的云彩，又映红了天边的海水。它就那么把翅膀一扑扇，腾地飞起来了。它一飞起来，天下的鸟儿都啁啾欢唱，也扑扇起翅膀来……

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譬如，那个汤谷，那个咸池，究竟在东边还是在西边？太阳，这只金色的鸟儿，它可是从东边飞到西边了呀，它从哪儿又绕回东边的呢？又譬如，那棵很大很大的扶桑树，它种在哪块地上？用不用浇水？用不用培土？……然而，就在老人说到那只金色的鸟儿如何抖动翅膀，放出光来的一刹那，说到它腾地飞起来的一刹那，无数的疑问似乎已经被我忘得干干净净了。是的，那只金色的鸟儿就是这样飞起来的——它抖抖翅膀，云彩红了；它抖抖翅膀，海水红了；它轻轻地舒展它的身躯，腾地跃起，确实就像鸟儿一样飞翔起来……

长大了才知道，老人的故事来自远古。

远古就有老人的故事。远古也有孩儿似的疑问。

我读过屈原的《天问》。我记得他提了一百七十多问。我觉得，他朝天发问的时候，他的心已经很老很老了，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孩提时代提出的问题一样，刨根问底，无尽无休。

我也读过屈原的《离骚》。我记得他也曾一时把所有的疑惑置之脑后。他说，漫漫长路啊，何等遥远，我将上下而求索。我要到咸池饮马，我要把马缰拴到扶桑树上歇歇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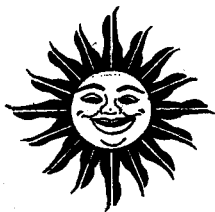


我要折一根嫩枝拦挡太阳，让我走得从容而逍遥……他的沉迷却又和我孩提时代的沉迷无异，多么美丽多么斑斓！

金色的太阳是一只天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是一只自有人类以来永远引人疑问却又令人沉迷的鸟儿！

1998.3.1





1

现在我来讲述一个名叫袁惜唇的女孩子的故事。这个女孩子是个极普通的女孩，说她普通是因为她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她长得并不是很漂亮，她的功课在班级里勉强处于中等水平，她也没有弹琴绘画等艺术特长，她的嗓音虽然很甜润柔美，可是因为她天性胆怯，从不敢在众人面前唱歌，上课回答问题的声音总是轻得像蚊子嗡嗡，所以她的这一优势也被淹没了。一般说起来，这样的女孩是非常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老师们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学生身上。

因为我和这个女孩子的外婆家是邻居，这女孩子的母亲跟我妹妹是儿时密友，也跟着叫我大姐，因此我从这女孩刚一出世就认识她了。自然，我有许多女友，她们的孩子中不乏漂亮出众的少女，我为什么偏偏要选中她作为我故事的主角呢？一年前，这女孩的母亲跟她的父亲离婚了，这女孩跟着她母亲搬回外婆家居住，我们又成了邻居。

有一天，我们在楼梯口相遇了，一时我还没认出她，她轻轻地叫了声：“小鹰阿姨。”侧过身子要走。我一把捉住她的肩膀，笑道：“是冷雁的女儿呀，怎么一眨眼就长成大姑娘了？阿姨差一点都认不出来了。”她的眼皮像蝴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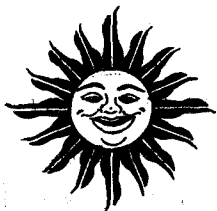


翅膀般地扇了一下，忽然就说：“我才不要长成大姑娘呢，要是有一种药，吃了能让人永远长不大才好呢！”

她的话声虽然很轻，对我却不啻闷雷一般，心里不由得一悚。再看她巴掌大的小脸上罩着雾重重的迷惘，弓着背，窝着胸，弯曲的身子很像是匆匆写出的一个问号，那双眼睛有点疲惫地耷拉着，像两只细雨中湿漉漉的小蝴蝶，时而忽闪一下翅膀，扇出了一连串的省略号。我便从这问号和省略号中读到了她的故事，这些故事琐琐屑屑、曲曲绕绕说普通又不普通。于是我想，哪怕再不起眼的女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原是有许许多多的故事的呀！这时我突发灵感：或许大部分普普通通的女孩子更喜欢知道和自己一样普通的女孩子的故事呢！

也许有的很普通的女孩子譬如叫珍珍或者娟娟之类的，会向我提出质疑：“你说要讲个普通女孩的故事给我们听，可这个女孩的名字多么拗口，多么奇特，她真是个普通的女孩吗？”确实，袁惜唇这个名字非常罕见，恐怕我们这座城市里找不出第二个了。不过，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或多或少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祝福和期望，然而跟孩子以后究竟会长成怎样的一个人却没有多大关系。我曾问过女孩的母亲，这名字有什么典故？女孩的母亲却红了脸，说：“没有什么典故，是外婆想出来的，我看看还挺别致，就同意了。”我心里有点明白了，听说女孩的外婆开始是反对女孩的母亲嫁给女孩的父亲的，直到这女孩已在她母亲肚子里初具规模了，外婆方才松了口。这里面的纠葛是大人們的故事了，所以我就不再费笔墨了。

2



那是一个晚春的夜晚，窗外，藏青蓝的天空被林立的高楼切割得零零碎碎，遥远的星星陡然拉近了，与高楼的灯火融成一片，已经没有了那种“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超然悠远。这景象常让我生出些许悲哀，连星星也变得世俗，那么现世上恐怕是找不出什么超凡脱俗的东西了。

我正在赶一部书稿，家里人怕打搅我的思路，说话都压低了声音。门铃却乍然响起，而且是那种音乐门铃，响起来没完没了，很闹人。我咬紧牙关不去理它，稳坐钓鱼台不动弹。少许，丈夫却喊起来：“是找作家同志的呢！”我想我并没约过什么人，没好气地站起来，问道：“谁呀？”一眼却看见了她，垂着脑袋窝着胸，像一个细细小小的问号戳在门洞里。

“袁惜唇——是你呀！你是找我？”我惊讶道。

珠子般圆滑细小的脑袋肯定地点了点头，目光从眼皮底下溜出来悄悄地打量我。我感觉到她一定有难题，便笑道：“你进来呀，找我有件事吗？”

袁惜唇迟疑了一下，轻轻说：“阿姨你们家就像个图书馆，我想借几本书看行吗？”



我说：“可以啊，你喜欢看哪种类型的书？对了，我刚买回一本《苏菲的世界》，这是一本风靡全球的哲学奇书，而且是通过一个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少女的眼光去解释人生与世界的许多谜团，你一定会喜欢看的。”说着，我从书柜里取出这本书递给她。她接过去，并没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目光飘忽不定，蝴蝶般停停飞飞，飞飞停停。我便说：“阿姨这里可没有港台言情小说，那些书看多了对你这般大的女孩子没什么好处……”

她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打断我说：“我晓得了我晓得了，家里妈妈讲，学校里老师讲，讲得我耳朵都起老茧了。阿姨你不要再讲了好吧？我是想向你耍一本你写的书，而且要你签上名字的，阿姨你肯吗？”

我松了口气，不由得笑了，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便拉开书柜门道：“阿姨的书你自己挑好了。”

两只小蝴蝶在书丛中掠来掠去，挑了一本《相思鸟》，又挑了本《我们曾经相爱》。我很想对她说这两本书恐怕她还理解不了，再想又怕她多心，只好作罢。便诚心诚意签了名，还盖了印，递给她，笑道：“这下满意了吧？”心想她该回家了，我也好继续赶稿子。

她却仍不动身，也不说话，垂着眼皮，一只手将衣角卷拢了又放开。

我琢磨着、试探着，像是随意问道：“你下学期要升初三了吧？这一年很关键啊，闲书要看，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功课上。”

她瞟了我一眼，似乎没听见我的话，仍将衣角卷上卷下。

我抬手摸摸她的脑袋，说：“今天功课完成了吗？时间



不早了，要早点睡觉，睡眠对你们这般年纪的人是要紧的呢。”

她像是聾了哑了，百般地不吭声，头勾得下巴戳到了胸口。

我差点失去耐心，强耐着，好声好气道：“小唇，阿姨很忙，好多稿子要赶，不能陪你闲坐……”话讲到一半卡在喉咙口了，因为我分明看见两行眼泪顺着她象牙一般的脸颊滚下来。这小姑娘一定另有隐情，借书只是借口！我便说：“小唇碰到什么事了？谁欺侮你了？快说给阿姨听，不要打哑谜了好不好？我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呀！”

她噙着眼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没有谁欺侮我，就是心里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总得有个起因吧？”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重重地吐了出来，心事重重的神情与年龄极不相称，轻轻说：“今天我生日。”

我惊讶道：“生日为什么不开心？过生日是最开心的事了。小唇多大了？十四岁还是十五岁？”

她像被点燃似的，突然抬高了声音：“人家过生日都很开心，我们班有好多同学都开生日 Party，金灿灿的爸爸帮她在希尔顿宾馆包了一个大厅呢，单一只三层生日蛋糕就花了一千多块钱。人家都说虚岁十五岁也算个大生日了，可我只是想请两三个要好的同学去吃肯德基，妈妈就发脾气，说我奢侈浪费不体谅她。又把爸爸骂了一通，说他给的抚养费少，良心被狐狸精吃掉了。”

症结终于露了出来，我沉吟道：“其实，过生日要过得有意义，并不在乎花多少钱。譬如今天你得了个好成绩，或者帮集体做了件好事，都是很有意义的呀。”她不响，又



开始卷衣角。我看看表已经九点多了，又说：“现在补救还是来得及的，阿姨给你出个主意，你就在阿姨这里给爸爸妈妈都打个电话，感谢他们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挺别致吗？”

她摇了摇头说：“我给爸爸打了呼机，可他却一直不给我回电话。爸爸的良心大概是被狐狸精吃掉了，他答应过我，每年要送我一件生日礼物的！”

我说：“那就给妈妈打个电话，接到你的电话，妈妈会很感动，气也就消了。”

她眼皮眨了眨，说：“妈妈中午从单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叫我放学后到红房子西餐馆等她，她给我过生日。”

我摇摇头，笑道：“原来妈妈已经给你过生日了，你有什么不开心呢？”

她突然带着哭声喊道：“她骗人！”

我吓了一跳：“你在红房子没等到你妈妈呀？”

她抽泣道：“她来了……”

“哦哟小唇呀，你别跟阿姨捉迷藏了好不好？阿姨肚肠根都快急断了呢！”

她断断续续道：“她骗人！她根本不是帮我过生日，她跟黄一星的爸爸一起来的，所以我就跑出来了。”

我说：“阿姨是越听越糊涂了，黄一星是谁？为什么你看见他的爸爸就要跑呢？”

她狠狠地缩了一下鼻子：“黄一星是我们班级的同学，我爸爸原先跟他爸爸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后来我爸爸辞职办公司去了。我和妈妈搬回外婆家以后，黄一星的爸爸老是来找妈妈，我讨厌他，我才不要他当我的后爸爸呢！”

我的心抽搐了一下，竟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方缓过



气，说：“小唇啊，你现在年纪还小，不懂大人的心思，等你长大了，你就会体谅妈妈的处境了。”

“可妈妈为什么也不体谅孩子的心情呢？爸爸已经承认错误了，妈妈为什么还坚持要离婚呢？爸爸打电话来，妈妈总是骂他，总是不等爸爸把话说完就挂断电话。可是爸爸要是不打电话来，妈妈也要骂他，而且还要找出种种理由让我打电话给爸爸。”说罢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竟像个饱经风霜的妇人。

两年前，这女孩的妈妈冷雁闹离婚的事我是有所耳闻的。突然发现患难多年的丈夫有婚外情，冷雁就提出离婚，丈夫跪在她面前请求她宽恕，她横竖咬紧了牙关不松口，待丈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她却忽然病倒了，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一个多星期，人立马瘦得脱了形。邻居中有人怪冷雁自尊心太强，死要面子，其实她丈夫虽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却也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流氓，她只要忍得下这口气，好端端一个家也不会破裂。也有人说其实冷雁心肠软，差一点就原谅丈夫了，是外婆坚决要她“休”了那个男人，冷雁是个孝女，就顺了外婆的心。传言归传言，这里面的子丑寅卯已经没必要追究了。我只痛惜父母离婚竟给袁惜唇心理带来这么深的创伤，看她那委委屈屈不堪重负的样子！我轻轻抚着她薄薄的柔软如丝的头，她那小豌豆似的后脑勺上用彩带系起一束，软软地搭在细细的脖子上。

她由着我的爱抚，眯起眼皮婷婷地看了我一眼，忽地眼泪又涌了出来。我这才注意到她的五官其实是长得十分小巧端正的，只是因为瘦，因为小，很不起眼，很容易被人忽视。我抽了张餐巾纸替她擦眼泪。我缓缓地说：“小唇





不要哭，阿姨知道，小唇的爸爸妈妈都很爱小唇的，他们离婚的时候，不是都抢着要小唇吗？”她的小鼻孔里轻轻地“哼”了一下，嘴巴里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我又说：“小唇你也不是小娃娃了，有些事你应该懂了。阿姨听说这两年有许多人替你妈妈介绍对象，妈妈都因为你的缘故而拒绝了。可是你总归要长大，要离开妈妈，妈妈应该有她自己的生活……”

“不，我不离开妈妈。”她瞪大了眼睛，“我永远不要结婚！”

我的心被揪得很疼，也很泄气，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办法说服这么小的女孩，我无言地望着她。她却似乎平静下来了，也不跟我说话，也不告辞回家，竟把小身子埋进沙发之中，笃悠悠地翻看起来送她的书来。

我忽然想起了：“小唇，外婆知道你在阿姨家吧？”

她眼睛盯着书本，漫不经心地摇摇头。

“哎呀，这怎么行？家里人要急的呀。要不打个电话跟外婆说一声。”我跳了起来。

“阿姨不要打电话。外婆知道我跟妈妈一起上红房子的，要是晓得我一个人跑了出来，她又得好啰嗦了，不把你烦死她不会住嘴的。”

“可是妈妈此刻一定在四处找你呢。”我说。

“她才不会找我呢，她肯定跟黄一星的爸爸吃得开心！”女孩子用很尖刻的声音忿忿地说。

我叹了口气：“这么说你还没有吃晚饭？阿姨家只有点剩菜，要不，我陪你到对面食府吃夜宵去，阿姨替你过生日吧。”

“不，我一点都不饿。阿姨你已经替我过了生日，”她

